



新芝麻从梭子里磕出来白生生，一粒粒在柳箕里颠簸。

抓把生芝麻聚拢掌心，张口送进嘴里，满嘴生香。生芝麻好吃，但与沾满芝麻粒的烧饼外壳相比，还差点儿溢油喷香的火候。

烧饼刚烤好，一排五六个，整整齐齐摆在摊位上。芝麻焦壳那一面朝外，炭火煨成芝麻，一粒一粒钉在烧饼上，散发出焦糖风味的芝麻香。

长在皖北的妮儿，没人能抗拒烧饼。

烧饼是奖状的另一种具象，考试考得好，家人带着去小洋桥，买个热烧饼当奖励。五香兔肉紧挨着烧饼摊，有条件的人家，会买个兔腿夹在烧饼里一起吃。若是犯了错，家人责骂时带上一句：不好好学习，长大连个热烧饼都吃不上。每每听到这句，哭得哽咽。

北中原常吃的烧饼，用的是发面，传承百年的老烧饼摊，用家里的老面头发酵饼面。生面团弹润紧实，小麦蛋白遇热发硬，烤制后水分蒸发，不经发酵很难消化。烧饼所用发面，比做馒头面绵软，像可流动固体，稍用力抓，立时从指缝里扑挤出面絮。手指蘸水打湿面案上的白瓷碟，将包好油酥的面剂子置于瓷碟之上，依托水的柔滑，轻巧迅疾的旋转，伸展成坯。

白瓷碟是制作工具，也是统一烧饼规格的圆形模具，面团在其限定范围内打转，抻成大小一样的素白饼坯。外沿留半指空儿作烧饼边，并拢四指在边内将坯按压成形，指背蘸蜂蜜水在饼坯表面扫一圈，左手背托住饼坯，往铺满芝麻的六角草盘一沾，蜜水黏上一层白芝麻，再换手右手背轻托芝麻层，将没有芝麻的那一面贴进烧饼炉。下面放木炭火烘烤。炭火彤红，烟色清淡如云，果木缥缈的植株魂魄随热气盘旋而上，炙得烧饼外焦里嫩。麦粉发酵后，面团疏松，孔隙洞开，炙烤时能充分吸入果木香与高温催发出的芝麻香。

咬一口，辗转于齿间咀嚼，口腔被芝麻香、麦香、果木香包围，一颗心兀自静下，离开家乡的漂泊游离，流浪世界的无着无落，此刻沉稳落地。宛若春天看见泡桐花串串

开，馨香细细，心里一片安宁。

老街宋家夫妇打了一辈子烧饼，他们看着我长大。

烧饼炉都是夫妻档，一个揪面抻面抹油酥，一个整理成形沾芝麻进烤炉。甜烧饼椭圆形，内芯加白糖；咸烧饼正圆形，内芯加油酥。每次回家，习惯先吃一个甜烧饼。

老宋看见我笑咪咪，眼角堆起小细褶。老宋媳妇揪下一坨面，包入白糖，递给老宋。老宋接过抻成椭圆，指背蘸蜂蜜水涂在饼坯上，沾上芝麻送进烤炉。一般甜烧饼跟35码鞋子差不多长，老宋夫妇给我打的烧饼有40码，赶上小臂那么长。

白糖烤融后微带焦糖香，糖浆渗进饼瓤，与焦脆饼底、芝麻饼盖同嚼，胃动力瞬间加满。

我擎着热烧饼烫得来回倒手，趁热大口吃，嚼得童年食光照进来，平凡日子吃出香气，被烧饼激励着，吃饱后还能再去江湖闯荡一番。

临出门前，数个咸烧饼打包作路上干粮，再买个烧饼夹菜现吃，当作出远门的饯行饭。

刚烤好的烧饼热腾腾，老宋沿着烧饼边划开弧形一刀，烧饼张开口，内里热气往外冲，香气更加浓郁。

红烧肉煨出满锅鸡蛋、海带、豆腐，老宋媳妇接过烧饼，往烧饼夹进整颗鸡蛋，筷子探进戳碎鸡蛋压出蛋黄，再往里填豆腐、海带。烧饼塞得鼓肚，圆圆满满捧在手里，沉甸甸的踏实，朴素又实在。

热烧饼是皖北土著的肉夹馍，无所不夹。五香兔肉、卤牛肉、麻叶麻花、炒凉粉炒花生仁。它们夹在烧饼里，瞬间可靠起来，有了从容气质。

按吾乡习惯，五香兔肉可以分开卖，单买一个兔腿，撕下兔肉夹在热烧饼里吃，过瘾。前腿肉细嫩，连着兔肋的一片肉，薄而柔韧，吃在嘴里，适味。后腿肉弹实壮口，肌腱发达比前腿肉硬，更加醇香。

兔肉夹在烤得两面焦黄的烧饼里，牙齿咬碎芝麻饼盖，裹挟芝麻粒绞进兔肉一起嚼，饼香肉香纵横，呼吸间带出的香气，使得闻见的人涎水汪汪。

起源于汉代的烧饼，有小神灵掌管庇佑，作为北中原极其古老的面食，缭绕于古城的饼香，几千年来，丝毫未减。饼如明月，照在平原上。

读完一套契诃夫戏剧全集。契诃夫以短篇小说称雄世界文坛，其实他的戏剧写得也很好看，尤其独幕剧，对话有趣，情节转折出人预料。契诃夫一生总共写了九出独幕剧——翻译家李健吾在1948年初版序里说：“这九出独幕剧分成两类，一类属于悲剧型，例如《大路上》《天鹅之歌》和《塔杰雅娜·雷宾娜》；一类属于“渥德维勒”型，其他都是。”

关于“渥德维勒”，李健吾解释道这原是一种乡下小东西，歌唱多于对话，在法国很是流行。到了十八世纪，走歌剧院那条路的叫做“歌喜剧”，走对话这条路的仍然叫做“渥德维勒”——“渥”是山谷的意思，“德”是属于的意思，“维勒”是维耳一个小地名的变音，其实就是“维耳山谷”罢了。品格不高，算不了什么正经之作，从民众来，因而也就最是接近民众。契氏从小就爱好这类胡闹的小喜剧，好像一张一张的浮世绘，没有任何抱负，谦虚坦诚，让观众为自己的愚昧大笑一阵。有名的作家往往以写“渥德维勒”为耻，契氏不这样想，他认为：“这是最高贵的工作，不见得人人能写。”

确实不是人人能写。即便能写，也不见得个个能写得好。喜剧要写得诙谐，人物对话上必须下十足功夫，不仅需要贴合角色的定位，且需写出各自的性格色彩，农夫语言与银行家语言绝不可能相同，沉闷之人与开朗之人显然也不能是同一风格。此外，独幕剧体量小，如同短篇小说，如何在一幕里把故事讲得生动，引人入胜，情节的巧妙设计也是关键。

契诃夫的“渥德维勒”型独幕剧里，字数最为短悍的是《论烟草有害》，不过三页纸的体量，却不影响它的精彩程度。一位名叫牛兴的丈夫，太太是女子音乐学校和寄

宿学校的校长。一天，他依照太太的指示，上台做一个慈善性质的“论烟草有害”的学术讲座……这出独幕剧，人物只有牛兴一个，所以也可称之为独白剧。这出剧有两个版本。初版写于1886年，修改版写于1902年。在1886年版本里，牛兴对太太的态度较为尊敬，讲座准备得也颇为认真。到了1902年的版本，牛兴变成一个“惧内”的丈夫，讲座增厚了心理成分，成了向观众倾诉生活苦恼的吐槽大会，直到最后一瞬看到太太出现在讲台后头，牛兴立马收住吐槽，转而回归到烟草主题上，这个转折性的结尾成为剧中最大的笑点，堪称凤尾，活脱脱塑造出一个被生活压榨得抬不起头满腹心酸的小人物形象。

我最喜欢的是《熊》《求婚》，此两部独幕剧写得实在幽默生动。

《熊》里的“熊”，指的是“粗人”，即举止粗鲁没有礼貌的人。波波娃是一位富商的遗孀。有一天，地主史米耳诺夫来找波波娃，请她偿还她丈夫生前的欠债一千两百卢布。波波娃说手头没钱，史米耳诺夫不由分说同她争吵起来，波波娃气得冲着他骂：“熊！熊！熊！”原本以为这不过是一出欠债还款的纠纷剧，结果却让观众看得啼笑皆非。契诃夫的可贵之处，在于他抛弃了非黑即白的绝对化眼光，戏剧里的人物，没有绝对的“正面人物”，也无绝对的“反面人物”，就像波波娃不是天使，史米耳诺夫也不是魔鬼。

《求婚》也是写得极为滑稽风趣的一篇。地主劳莫夫看中了对邻居地主丘布考夫的女儿。一天，劳莫夫穿戴一新去丘布考夫家求婚。本来聊得好好的，劳莫夫和意中人突然为某块地皮的归属争执起来，眼见这门亲事是要黄了，关键时刻，契诃夫的一支神来之笔将剧情拉回到了皆大欢喜。你以为这样结束了？不，这才皆大欢喜了一会儿，两个人又为到底谁家的狗更厉害再度争执起来，那些脱口而出的骂骂咧咧看得我忍俊不禁。当然，契诃夫断不会让围观的读者失望，结局自然是喜剧收场，引用老丈人丘布考夫的话来说，就是：“快点儿结婚拉倒。”细想一下，契诃夫剧中人物彼此之间并没有深仇大恨，吵吵闹闹最后还是好朋友，通篇洋溢着可爱的乐观主义精神。顺便提一句，《熊》和《求婚》是在国内演出次数最多的契诃夫的独幕剧。

契诃夫的戏剧，总体来说简单、自然且生活化。关于契诃夫在戏剧方面的成就，请允许我引用两位文豪的评语。萧伯纳曾如此表示：“我每回看到契诃夫一出戏，我就想把自己的戏全部丢到火里。”而俄罗斯托尔斯泰则这样评价契诃夫：“他写作的方法有些特别，恰如一个印象派的画家。你看，一个人把浮上他心头的几种鲜明的颜色，随意涂在画布上，在这些鲜明的各部位之间，虽没有明显的联系，可是整个的效果会令人目夺神移。你眼前这张画布是鲜明而使人禁不住感到有力的。”

